

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

主编 / 彭树智

ZHONG DONG GUO JIA TONG SHI

# 中东国家通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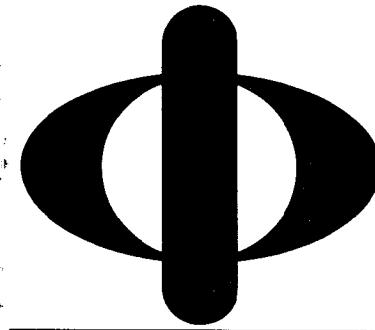
# 伊拉克 卷

黄民兴 ▶著

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 
IRAQ VOLUME



商务印书馆



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

主编 / 彭树智

# 东国家通史

# 伊拉克卷

黄民兴 ▷ 著

商务印书馆

2002年·北京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东国家通史 伊拉克卷/彭树智主编, 黄民兴著. —  
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2  
ISBN 7-100-03568-6

I. 中… II. ①彭… ②黄… III. ①中东—通史 ②伊拉克—通史 IV. K37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5426 号

**所有权利保留。  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**

ZHōngdōng Guójia Tōngshǐ  
**中东国家通史**  
伊拉克卷  
彭树智 主编  
黄民兴 著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  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  
商务印书馆发行  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
ISBN 7-100-03568-6/K·743

---
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     开本 850 × 1168 1/32  
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     印张 13 1/4      插页 4  
定价: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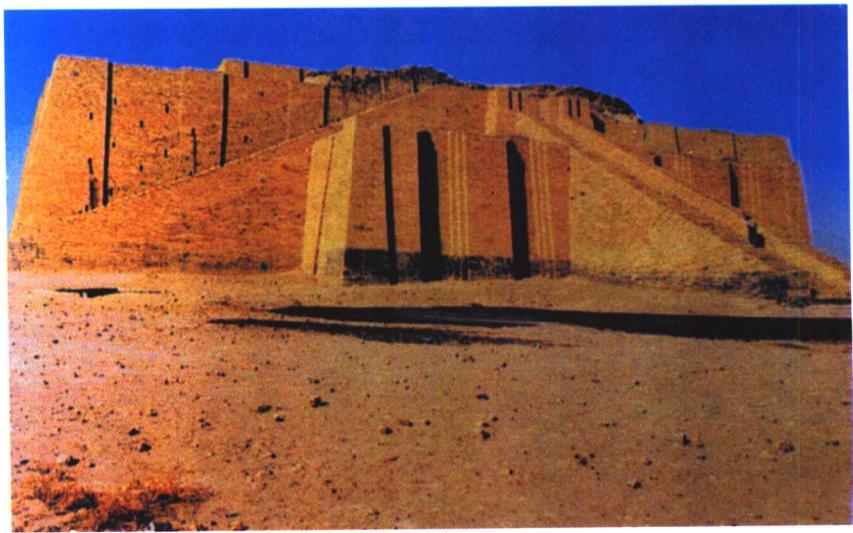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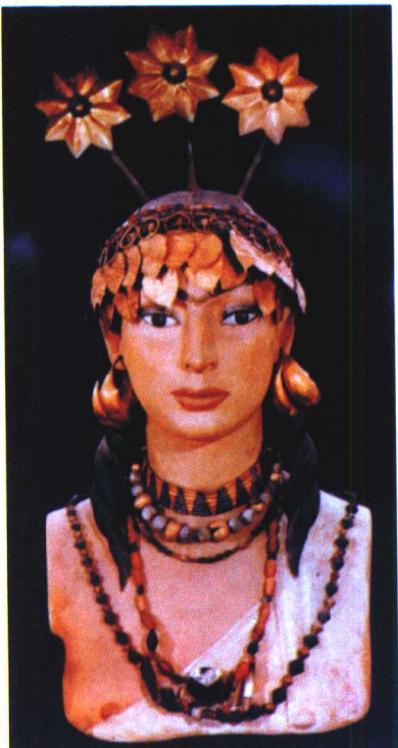


伊拉克南方大片的椰枣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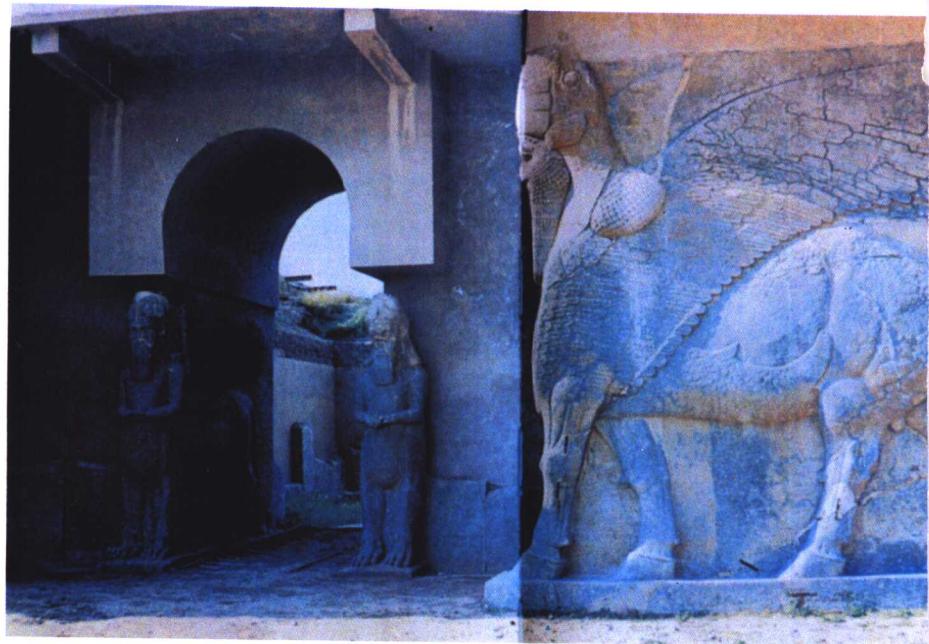


世界上最早的文字——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泥板

早王朝时期乌尔王陵中出土后修复的妇女头像  
(头像戴有黄金、青金石和光玉髓饰物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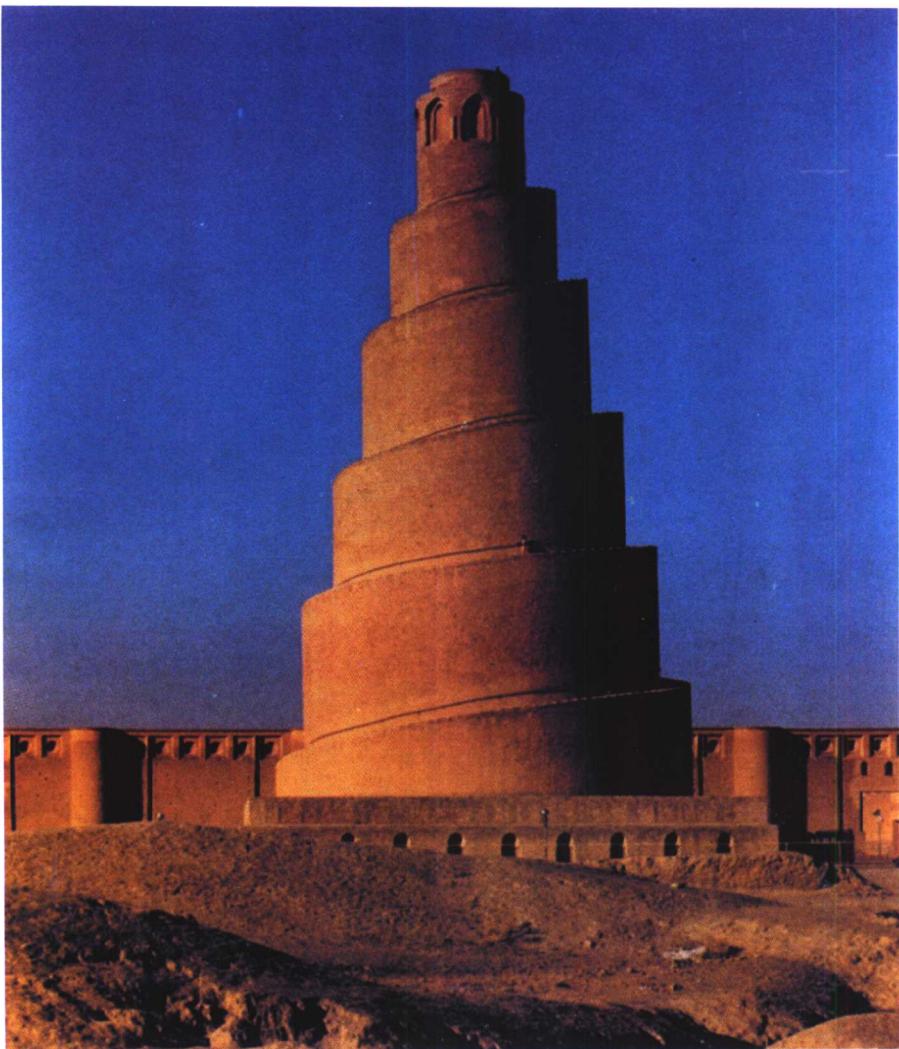
乌尔第三王朝时兴建、伊拉克保存最为完好的塔庙(该庙在新巴比伦王国时曾扩建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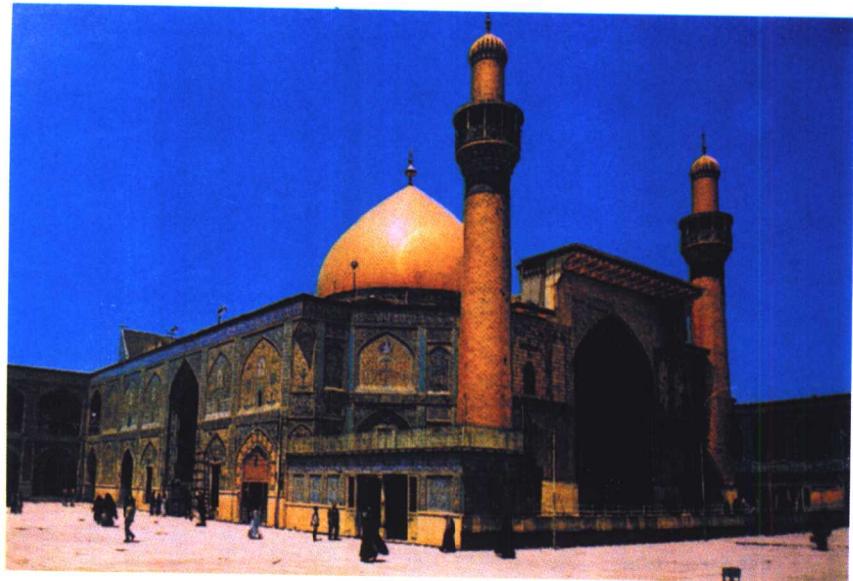
亚述帝国首都尼姆卢德皇宫守门的带翼石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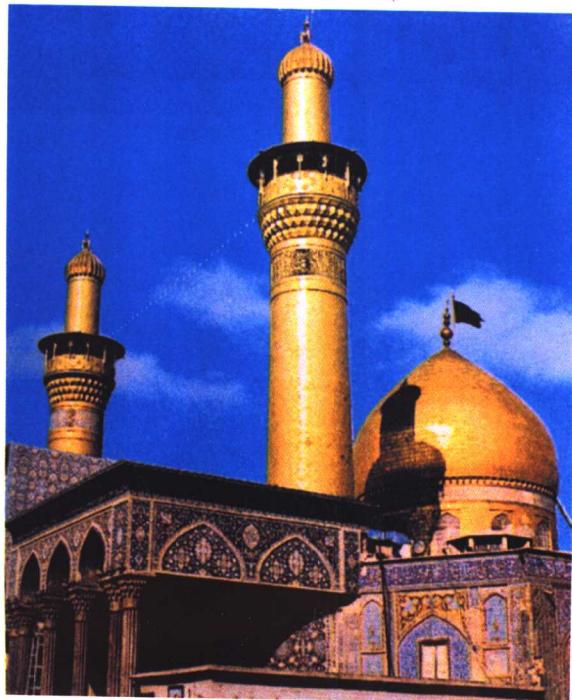
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巴比伦城伊什塔尔门旁边的彩釉巴比伦龙



阿拔斯王朝时兴建于萨马拉的转塔(旋转型宣礼塔)



什叶派圣城纳贾夫的阿里陵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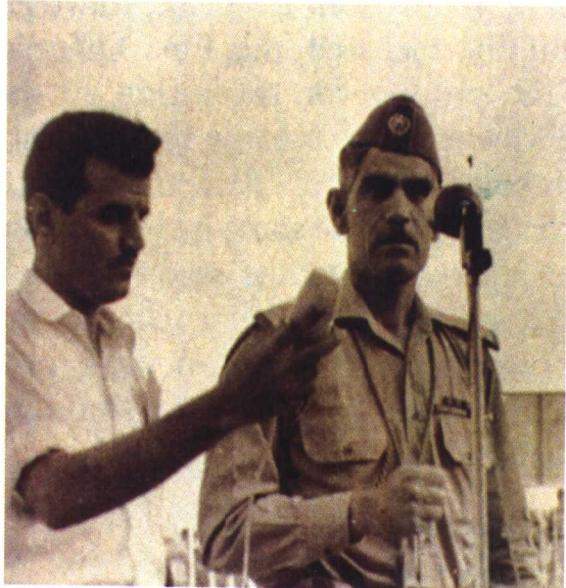
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陵寝

伊拉克王国的开国君主费萨尔一世



伊拉克王国的末代三雄：国王费萨尔二世、王储阿卜德·伊拉亲王和努里·赛义德(前排自左至右)

1958年自由军官组织反君主革命的领袖卡塞姆将军(右)



伊拉克总统萨达姆·侯赛因(1984年)



# 《中东国家通史》卷首叙意

彭树智

我在写《中东国家通史》卷首叙意的时候，想到 1964 年翦伯赞先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的讲话。他说：“凡搞通史的人，似乎都懂得一些历史事件。但搞通史有搞通史的任务，所以对历史上的不少考证，必不可少地要依靠对个案深入研究者的劳动成果。我们搞通史的，向来尊重搞断代的，或搞专题研究的。”

这是指中国通史而言。对于世界地区通史，国家通史个案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基础工程。中东地区国别通史，同样是中东通史的基础。用文明交往论对中东各国通史进行个案研究，既包括断代、又包括专题研究，更主要地是在综合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，力求有所创新，从而理出发展的总脉络。

《中东国家通史》就是十三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。每卷以一个国家或国家群所组成。在每卷之前，均列叙意如下。

—

现代中东国家体系由整个亚洲西部和北非的埃及共 18 个国家组成。这个国家体系是《中东国家通史》所述说的范围。

根据完稿计划先后顺序排列,《中东国家通史》包括以下各卷:

- 1.《阿富汗卷};
- 2.《沙特阿拉伯卷};
- 3.《以色列卷};
- 4.《伊拉克卷};
- 5.《也门卷};
- 6.《巴勒斯坦卷};
- 7.《叙利亚卷·黎巴嫩卷};
- 8.《伊朗卷};
- 9.《土耳其卷};
- 10.《埃及卷};
- 11.《海湾五国(科威特、阿曼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、卡塔尔、巴林)卷};
- 12.《约旦卷};
- 13.《塞浦路斯卷}。

## 二

《中东国家通史》编写的要求如下:

各卷篇幅约为 20~25 万字,全书约为 240~300 万字。

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,由古及今地阐明历史变迁的过程、特征和规律。“通古今之变”是全书努力追求的目标。

各卷遵循的学术风格是以“以一贯之”的原则,即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,从现实出发,追溯历史,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,注重“关照现实”与“反思历史”的一致性。

各卷强调各国的综合性特征,它既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,也包括宗教与民族、自然与社会、人口与环境,还包括生产力水平,阶级关系、文化传统等等。

各卷一般不设注释。凡对主要著作及资料有必要注释时,可在文内或下页作适当处理;同时,在每卷后附有中外文主要参考书目五十种左右。

各卷恪守严谨、创新原则,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,体现“自得之见”。

各卷力求做到专业研究与大众言说相结合,在“简要、清晰、易懂”的顺、畅、通、达的表达方式中,保持其学术性。

每卷末都有“编后记”。

### 三

《中东国家通史》采用国家通史的体例,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,从而区别于迄今为止的中东地区史著作的框架结构。

认识一个地区的整体面貌,从一般学习过程看,大都通过“一般”—“特殊”—“一般”的递进上升的认识路线。编写地区史,可以是按“大地区”历史发展的纵向编写的“一般”和“特殊”;它也可以是“大地区”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横向编写的“一般”和“特殊”。

我在这方面,做过一些尝试。例如,199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》和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阿拉伯国家简史》,都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写成的“大地区”纵横结合的通史。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二十世纪中东史》,则是“大地区”断代史的体例。1997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的《伊

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》，又从专题方面作了“大地区”通史的写作尝试。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各种各样的体例都有各自的优点。视角不同，呈现出的地区面貌便各有特点。中东国家通史这个视角的选择，最后的决断是出自 1991 年我对《阿富汗史》写作的尝试。这个尝试一方面使我感到我国对中东国家的历史知识较为零碎、较为片面，另一方面也很表面和缺乏深刻理解。像阿富汗这样的周边邻国，只是在发生了苏军入侵和旷日持久的内战，我们才去追溯它的历史根源，显示出我国中东领域学术研究的落后。有些国家已有几本阿富汗史，而我国竟然没有一本自己的学者写的有关著作。推而广之，其他中东国家，情况大致相同。学术史和学科史告诉我们，对各国通史的撰著，最能体现一个国家、一个研究单位的学术队伍群体的研究水平，也是学科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从《阿富汗史》写作的尝试中，我还体会到，关注每一个中东国家的现状和历史，不仅可获得系统、全面、深入和厚重的历史知识及智慧，而且在理解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方面，具有一般“大地区史”所不能取代的作用。它可以把“大地区史”所忽略或省略的许多历史侧面，纳入读者的视野；还可以进一步深化、精密化，更详细地占有材料，更具体和独立地分析历史问题；同时可以对一个个中东国家进行更集中、更具体和连贯性的理解。

《阿富汗史》的写作，也使我认识到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以历史的真实、而不是以单纯的逻辑推理作为最后结论。这种历史真实不是以世界某个“中心”为出发点，推导出一个涵盖全体的公式及规律，而是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，作系统深

人的研究,进而揭示历史真实。

此外,中东各国通史的撰写,对于各个中东国家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和内在文化、传统的连续性会有系统理解,对于时间、空间的变迁和世代兴衰的更替会有理性认识,从而可以为中东地区史打下更厚实的基础。

迄今为止,把中东地区各国的通史,集中于一套多卷本的系列丛书之中,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。参加撰写的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。按照多卷本编著要求,各卷作者都注意世界及中东的宏观背景,并用中观视角,对各国的社会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教育、学术、艺术、科技、地缘环境等等方面,进行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扫描。这样,可以扩展对中东地区的视野,丰富中东史的内容,活跃和深化对有关中东史许多问题的思考。入史的众多事实和历史细节,也是增强厚重的历史感、正确认识中东历史和作出科学评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。

通过以上对中东各国通史研究的分工合作,既可以保持每位作者在各自撰写的国家通史中的个人思想、风格的独立性,在体例和角度一致的前提下,各卷之间也可以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。

#### 四

《中东国家通史》各卷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性,从理论线索上说,是文明交往论。

我在《阿拉伯国家简史》修订版(1999年,福建人民出版社)的序言中,谈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时,曾引用了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(1835~1901年)关于国家和文明交往的一段话。

福泽谕吉在《文明论概述》中写道：“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，如果与世隔绝，就不能产生才智。只有家族相聚，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所以只有社会上互相往来，人与人互相接触，才能扩大这种交往。交往越广，法律也越完备，从而感情越和睦，见闻就越广。文明一词，英语叫作 Civilization，来自拉丁语 Civilidas，即国家的意思。”

诚如福泽谕吉所言，交往是人的社会开放性的表现，是从血缘、等级的自然联系，进入以普遍交往为基础的广泛社会联系。交往是文明之源，而国家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。国家的起源和形成，国家的兴衰和更替，是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结果。

实际上，关于文明交往的理论与国家史的关系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资本主义用工业文明、商品交换和武力使世界普遍联系，并把相对孤立的历史转变为“世界历史”之时，已经作了更为系统精深的论述。在他们的视野中，文明交往是以国家为基地向全世界不断扩大活动范围，进而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，从而使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。他们实际上已经分析了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，并把文明交往视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动力和发展的总线索。我们用这些观点，审视中东国家的历史，就会得出许多新的认识。中东是上古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，尔后的伊斯兰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延续至今。不仅古典文明融入伊斯兰文明，而且希伯来文明仍在这一地区复兴。中东各国确有自己文明交往的独特性，但这种独特性通过各国发展所表现的，则更加异彩纷呈。《中东国家通史》各卷，可以说都是对中东文明交往和世界文明交往的历史个案分析。

从这些个案分析中，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，人类文明交往过程